

散文

我本是条汉子

查舜 / 著



聯友公司

1267
74

我本是条汉子

查舜/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本是条汉子/查舜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10

ISBN 7-5059-2334-X

I. 我… II. 查…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7754号

我本是条汉子

查 舜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350×1168毫米 32开本 7.375印张 2插页 170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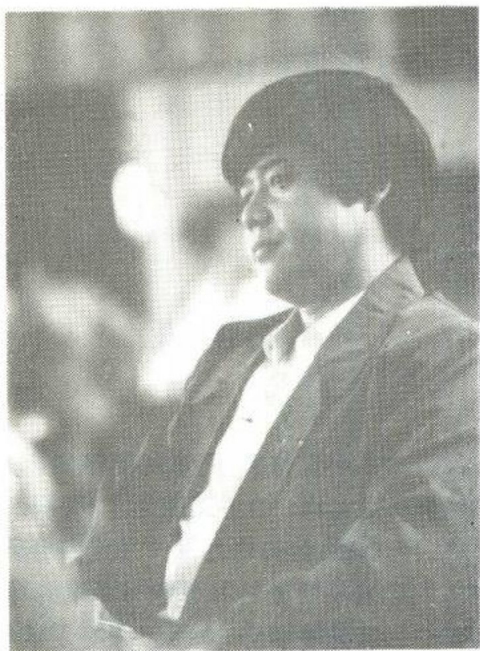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ISBN 7-5059-2334-X

1·1704

定价: 8.80元



作者小传

查舜,男,回族,1950年生,宁夏灵武县人。曾毕业于宁夏教育学院、鲁迅文学院、北京大学。也曾当过农民、工人、中小学教师、校长和文化单位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理事。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

1968年从事业余和专业文学创作以来,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因创作成绩突出,作品和个人曾五次获自治区级奖,两次获全国性奖。中篇小说《月照梨花湾》获国家民委与中国作家协会共同颁发的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因长篇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等作品获中华文学基金会与中国作家协会共同颁发的1991年度庄重文文学奖。

内容提要

查舜原本是小说作家，而这部随笔集则是他在散文这一体裁里的处女作。也许正因为了“旁观者清”的怂恿和破界涉人的勇猛，他的作品便少了许多沿袭和限囿，而多了许多左奔右突的驰骋和极富有深度的精神探索：查舜曾就读过三家高等学府，也许正因有了这种“学者化”的深造过程，他的作品里便无不时时显现出富有一定造诣和修养者的睿智、品格、才思、胆识和气度；查舜又是从生活的最底层向着文坛和读者走来，也许正因为有了那么多那么深的投入和体验，他的作品才会如此这般地充溢着生活的质朴和原馨，闪耀着生命初处的灵光和精彩。总之这是一部很有个性的作品。不论从哪个角度讲。不论从什么到什么。

目 录

你本该是一条汉子 (代序)	(1)
绿 桥	(7)
八月里有个好端端的初八	(15)
井水清清	(22)
山高路远	(26)
戒 眼	(31)
有钱没钱你回来	(44)
花 地	(49)
梨园情曲	(52)
难忘的最后一次会见	(56)
好人一路平安	(60)
丑树凡花	(65)
绿色根据地	(69)
海 上 行	(73)
江水无名	(76)
水手张贤亮和他的昆虫启示	(93)
美人情况多	(129)
活的就是图个新鲜	(136)
这一条路	(140)
拥抱沉重	(145)

在晨曦中.....	(149)
我们去向何方.....	(158)
要善于当创作“野兽”.....	(165)
立体体验.....	(171)
实虚体验.....	(177)
中国出版界的希望.....	(186)
附：献给家乡同胞的厚礼.....	(193)
钟声和鼓声里的回想与祝福.....	(199)
关于某族文学.....	(202)
沃 土.....	(204)
努力从我做起的一点希望.....	(205)
人的概念本该就远远大于作者的概念.....	(206)
人格·生活·理性.....	(209)
当你从这多种世界中走来.....	(211)
也许只是写给以后.....	(212)
该教教的不只是孩子.....	(218)
我以为文学.....	(220)
首先要懂行情.....	(222)
肃穆，它是一种气质.....	(224)
那是一片绿洲.....	(226)
无限风光.....	(230)

你本该是一条汉子

我们的散文确实该有一个大的改观了。我以为这不只是一个从什么小小的局部的意义上来说的需要，而是从人类意义上来讲，人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的需要。正是基于了这种需要，许多本来还像是满可以的东西，倘不想方设法地加快步伐创造新的辉煌，那就很有可能被人们的疲劳感和厌倦感怠慢以至抛弃。是的，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似乎是一个抓不住摸不着的东西，但它却又的确是一种很浩浩荡荡的既要命也成就命的东西，它永远穷追不舍着要去吞没的，是那种落伍和既将有可能落伍的东西，而它一味地要去呼唤和拥抱的，却又是那些已经出生或即将出生的具有开创意义的东西，哪怕它仅仅是一声新崭崭的啼哭。

散文，该是从真实的生活中走来。这似乎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然而却恰恰是这个真实，很束缚了一些创作家和编辑家的手脚。真实，在这里只能是基础是大地，但它决不该是压在我们头顶之上，既让我们喘不过气来又让我们抓挠不着的什么“清规戒律”的磐石。我们，是多么需要天空啊。倘没有天空，基础之壤上的苗儿，该向何处去生长和展示自己生命的才华？没有天空的博大和浩渺，何谈空灵之光之声的孕育和运作，何谈宇宙万般恩惠的滋润和抚照，何谈什么羽翼的翱翔和搏击。是的，在艺术这个世界里，纯粹的“老实疙瘩”是没有什么大

的出息可言的。然而，“贼大鬼”或“谎屁精”式的“假冒伪劣”，也定是没什么好的出路和下场的。所以说，散文它确该从真实的生活中走来，但它还确该向着那颇有点儿像是“形而上”意味的艺术的真实中走去。太爱模拟生活，这确是我们许多人都有的一种通病。然而没有极富有奇特意义的创造和极富有个性特征的贡献，我们又何以有颜面来奢谈艺术。是的，许多时候我们许多的所谓艺术家，其实只谦逊地扮演了个“打工崽”或“打工妹”的角色。这样，作品或做人生命的意义又怎么能升华得起来？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散文，当然是从理论上讲的那种狭义的散文。其实，这个“狭义”本该是就体裁的意义即表现形式而言的。因为从“广义”的散文中区别出了小说、诗词、戏剧和论文等等等等。世界各学科的发展愈来愈精细愈来愈准确的趋向和潮流，确也刺激着怂恿着推动着以至也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带领着艺术学科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散文如此这般的“狭义”，便无不是一种文明与进步的结果。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狭义”却又像是不仅仅成为了“体裁”部门里的事儿。它，竟然悄悄地渗透到了其它领域。就体裁就表现形式而论的“狭义”性，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散文本来的使命。它们把叱咤风云、波澜壮阔和入木三分等等，让给了小说。它们又把凝炼、精到和出神入化等等，让给了诗词。它们再把有板有眼、一波三折和扣人心弦等等，让给了戏剧。它们还把逻辑推理、哲学意识等等的理性优势，让给了论文。而剩给自己的，却像是只有了那些小里小气的小伤感小叹息小啞摸小机智和不作不惊慢条斯理的慢节奏慢体味慢悟觉。却从不多见智慧，却总不多见大气。要谈中国文学的阳刚之气倘存不足的话我以为该是首推散文的。像是让一个“狭”义的“狭”字，把有可能

给人的什么雄雄壮壮浩浩荡荡广广阔阔的东西都给“狭”住了。它，只像是山间峡谷中的一条小溪在不紧不慢若无其事地流淌着。我以为这不该是原本意义上“狭义”的散文。“狭义”，是为散文好端端正了一下名。那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东西都随便便可以入这个神圣殿堂的。而仍叫散文，也就意味着，它独领风骚地该具有着可以兼容其它体裁一切优势的可能。它应该是最能左右逢源最能游刃有余的一种最活跃最充实最富有创造力和建树性而也最受人欢迎的文体。

人说中国人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容易满足。“知足者长乐”这一古训，不知该安慰了多少人心，但同时也不知该扼杀了多少人才。“中庸之道”这一传统人文精神的不断被推销，虽为社会平息过了许多不安定因素，但同时也不知该埋没了多少智慧的火种。也许与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体制有关，或许也与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刚起步那些年搞多种运动和所谓的阶级斗争的后遗症有关，国人的冒险或探险精神确实是不敢恭维的。而这种精神的不足，则无可非议地也影响到了国人散文的质量。很多的乖巧，很多的温和，很多的恭逊，严重地消蚀掉了散文作为一种艺术生命形式的那种极其难能可贵的棱棱角角锋锋芒芒冲冲闯闯和轰轰烈烈。该有多少很好的大有可能成为一流或经典散文的素材，却是葬送到了浅尝辄止的门下。该有多少很好的大有可能左奔右突前赴后继赴汤蹈火成为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散文家，却是毁在了这种“安贫乐道”的胸无大志以及胸无奇志特志的战术或战斗之中了。对他们来说，像是没有多少战役或战争的心理准备和决意可言。偶有的一个机会，使我接触到了国外一些散文大家的经典性作品，我不是说他们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但其中那种在立意方面敢于冒登峰造极之险的精神，那种在遣词造句方面敢于说空前绝后话的勇气，以

及那种在气势、胆魄和度量方面野性味儿十足的想夺魁文坛想争雄于天下的劲儿，在让人震惊、嫉恨以及惶惑的同时，也不能不让人折服。唯有在此时才能使人倍感到，在艺术创造的领域里，那种善于玩绝活勇于走极境和胆敢“称王做霸”底气和意识的重要性。也唯有此时，才使我想到了散文的突破，归根到底还是个“人”的素质的问题。尤其是人的品格、胆魄、气度、修养、思想素质等以及有关形成人的这诸种素质质地的人文环境的问题，不少时候，单单从个人孤立的生命里或个人独有的艺术功底上找原因，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散文或国人的一切具有创造性的事业，要想取得很大的以至是举世瞩目的成功，首要的该是要鄙夷和摒弃那种奴性十足的“老好人一类精神”和这种精神的氛围与文化积淀。

读国外的一些经典性散文作品包括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大概不少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很深的体会，其中不少作家的不少作品，并不都象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尽善尽美的。而恰恰是特点极鲜明突出，局限、缺陷或不尽人意处也不是没有。这里就存在着一个审美价值标准的问题。我总觉着国人的审美观就普遍意义上来说，和其它一些发达国家人们的审美观，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的。从国人一家家的挑儿媳里，我们不难发现，是多么地注重貌美，而忽略或不怎么重视质的美。从国人的一家家的“教子有方”里，我们也不难看出，是多么地注重啥都要好的那种全美，而忽略或不怎么重视“这一个”孩子身上“异军突起”性格特点或与与众不同才华潜能的关注、开掘、发现和培养。而往往是因为有一个或几个“倾城倾国貌”，大家便都争先恐后地也实现眼前或家里也有一个“倾城倾国貌”；因为某家或某几家的孩子拉小提琴或弹钢琴或给人家唱通俗歌曲的伴舞有了名堂，于是但凡有条件的人家便都一窝

蜂地去让孩子拼死拼活效仿之。这种毛病就连生意界也没有幸免，一人或几人建加油站赚了大钱，没多长时间到处的公路边到处都是加油站，甚至是门对门房挨房的建，颇有点儿想搞出些面面相观和并肩作战幽默来的架式和味道。在最忌讳重复最崇尚个性创造的文学界也没有例外，还似乎表现得更为深刻和勇猛。别的先权且不提，仅在那一面面或艾特玛托夫或卡夫卡或略萨或马尔克斯或米兰·昆德拉的旗帜下，就不知该出现了多少个国产的准艾特玛托夫国产的准卡夫卡国产的准略萨国产的准马尔克斯以及国产的谁知是准也不准的米兰·昆德拉。紧紧相跟上的效仿者们，似乎只注重了他们那一座座丰碑的积极意义，却忽略了在这个说来也冷酷的领域里，一座丰碑的崛起，似乎也意味着是阻断掉了许多“膜拜”者的去路。再说实在些，一座丰碑的崛起，便也是为许多人掘下了坟墓。在这个领域里，坚实者往往走一次便能踩出一条路；在这个领域里，往往一条路只能供那个开路的人好好生生走一次。

的确，重形貌、求全美、好雷同，这等等实在是国人们该值得好好警惕和治疗的一些“惯性病”。因为它直接影响着自己、家人以及社会的生存和发展。面对散文，我以为道理亦然。确实是该到了好好重视个性发展的时候了。不要一味地只注重好似花枝枝一样的外在美，而切近质；不要一味地只注重四平八稳的所谓什么都要抓住的全美，而去以全力寻找和撞开人生奇迹的某一突破口；不要一味地只注意别人都在干什么都在怎么干，而去好好创造独独只能出于自己这一生命个体之手的辉煌；那么，也就会无愧于我们是真真格格地从事了一番有关于散文的营生，那么，也就不至于我们在前边走，别人指着我们的背心说，那是一个“混混”。确实，一个人的天赋有高低，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一个人的机遇有好坏，但干了最该干的事和干

了不该干的事，又总是有着质的区别的。只要我们走不属于雇佣不属于讨宠也不属于耍耍而只属于遵从人的生命“个性”和艺术规律相结合的正路，而且又去很投入地走，我就不信，我们的散文之路会走不出个美妙而奇特的样子来。我就不信，我们散文之路的前方会没有石破天惊的酝酿和可能。月亮再亮，可它替代不了星星。星星既多也亮，可它又替代不了璀璨夺目的现代化的这灯或那灯。对于这，又总会是各得其妙的。妙恰在于个性。而这个性，又恰在于它们各自的力所能及后的优势和缺陷的统一之中。

绿 桥

我跟随着父亲一起来给我们家的老人上坟。罢了，他又把我领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停下来，啪啦啦，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把不知什么时候备好的石子，蹲下去放在他面前的一个地方。尔后站立起来，用我从黄山给他带来的绘有黄山松图案的拐杖，以躺在地上那些极富有庄重色彩的小东西为中心，空空规划出一个椭圆来，对我叮嘱说：“记住吧，这就是我将来长长睡去的地方。”

他的话，并没有引起像他想象的那样重视。老人，虽然快90岁了，可我的感觉里，他似乎还很年轻。他还定会有好多日子，要和我们一起过。然而，他却坚定地认为，他和我们长久分手的那个日子，不会太远。像是他那仍是和我一样顶事的眼睛和耳朵看到了那日子正匆匆往他跟前走来的什么影子，或是听到了它正悄悄朝着他靠近的什么声韵。

随着那个石子堆的渐渐的增大，我的心便挡也挡不住地一天更比一天沉重起来。我把我的这种感觉，悄悄地说给妻，妻便很有些心事重重；我把我的这种感觉，悄悄地说给孩子们，他们那充满惊恐的眼睛里，很快便泪水濛濛；我把我的这种感觉，悄悄地埋在自己心里，便盼着快快结束那在京都的求学生涯，尽早回到老人身边来。

每个男人的一生中，毫无例外总有那么一段，还不能被人称之为父亲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侧重，是要管别人叫

父亲，那个曾创造过他生命的男性。而生下父亲仅仅三个月的时候，那赴考及第回来的爷爷就咽气归真了。三个月，那只是生命的浑沌时期，他便失去了确认爹和呼唤爹的权利。接着，便是那还很年轻的娘的改嫁。他，几乎是生来就被逼进入了冷峻和苦难。从我能记事起，就知道我的父亲他总爱呻吟和咳嗽。老实说，这种特点，也可以不恭地说是毛病，是很难不被别人厌烦的。但，我的母亲她却能够容忍和理解。她总说，那是他年轻时候，给咱们全家人挣光阴落下的。给油坊里榨油的时候，他曾抡了好几年那极重的打滌油楔子的榔头；家里的牲口被逼兵款的人拉走以后，他没日没夜地挖要种的田，仅踏透的极结实的榆木踏锹板子，在草房里的墙上就总结了一大嘟噜。

寻绎我们家的人种根基，追溯我们家的血脉源头，无疑都在说明着，我们家是地道的回族。然而，由于和汉族乡亲长期的为邻杂居，我们双方的生活里，便又不能不极微妙地融进些对方的传统文化因素。于是，母亲总说，我父亲的命无疑是水命。说她听人讲过，但凡是水命的人栽起树来，不但易活还长得攒劲。所以，在我的概念里，家，决不仅仅是人们常认为的那种意义上的家。而是要多一种树的簇拥。确实，从我略懂人烟世事起，我们的家便是在那长得极蓬勃的园林中坐落的，那里不仅有多样的桃、梨、果、李、杏、核桃和葡萄，那里还有许多令人着迷而又难忘的故事。那种每想起来就会叫人心驰神往，就会叫人陶醉的环境和氛围，不仅丰富了我的早期人生，也丰富了我后来所从事的文学。而这一切，又多亏我有了那样一个水命的父亲。

在那个已经成为昨天以至前天的年代里，一些曾受反动统治阶级蒙蔽的异族人，曾辱称回族人“贼回回”，没想却恰恰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激励作用。恍似在以一种几近幽默的方式，

确认着他们的聪颖和果敢。是的，聪颖和果敢一直是他们终生极注重的本份。这，还似乎是他们的一种祖传。无疑，我的父亲是受到过这种熏陶的。他虽几乎全没了父母，但在他头上和身边，还有着要比父母严厉得多的家族。我完全相信，父亲曾给过我有关这种本份的遗传基因，但他更重要的是，在我生命可塑性极强的初期，他给了我让这种基因成长的可能。

如今我还能清清楚楚回忆起，儿时父亲是怎样教我读书写毛笔字和打算盘的情景。那些东西全都是老的，老书老毛笔老砚台和老算盘。现在，每当我回忆起那段光阴的时候，就使我很容易想起，伊斯兰教的创始者穆罕默德曾对那里穆斯林的谆谆教导：“知识哪怕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穆圣少年时候未曾有过上学读书的机会，但他却以如此的气度和卓识，来劝导人们尊重知识。难怪前几年美国竟有一位社会学家把他当作了全世界百名影响深远人物的第一名。我从父亲身上看出来了。他不仅仅是从穆圣那里继承来了一些宗教方面的知识，他也从那里知道了一些知识的更深更广的意义。

如今我也还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儿时父亲是怎样想办法壮实我那胆魄砺炼我那意志的情影。我是父亲在知天命年龄时候才得到的老疙瘩儿子，但他却有着独特的怜惜爱子的方式。各种学习完不成，是如何不让吃饭，在此权且不提。夏季游泳，他常带着我去横渡秦渠水的宽阔处或汹涌处，冬季进山或挖甘草或捋沙蒿籽或做买卖或用毛驴驮炭，他都执意要将我带去，既翻山越岭，也见识或尽力参与他那种劳动。有许多次我的脚掌都打上了泡；有许多次迷路时候，我都被黑夜里那野狼哀嚎野猫子惨叫特有的恐怖，吓得哆哆嗦嗦起来。这些在当时看来是几近残忍的做法，后来却才发现那是融进我生命最本质处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也就在这时我才惊疑地望着父亲，确认着这

位亲人。

哦，灵州的乡亲。哦，聪颖和果敢。哦，多重意义的园丁。

母亲病逝以后，我们家便只剩下了我和父亲。那时，我还在灵州中学读初中。在此之前的若干年里，家里那些能值大钱的，土地、果园和牲畜，早都被入到了大社。能值些小钱而又能够变卖的东西，在“低标准”时期也都变卖得精光，包括冬日取暖用的铜火盆和母亲包袱上拴着的一枚具有十二生肖图案的铜古钱。所以，那每月5元钱的助学金对我就显得格外贵重。

助学金因为家里的富裕中农成份和父亲所谓历史问题被取消以后，我每日唯有步行回家吃两顿饭，但凡有老师拖堂，路上我就得小跑。父亲不但要完成队里派给的农活，还不能耽误我的吃饭。队上散工和学校放学的时间，又总是不一致，为了能准时让我吃上热乎饭，父亲独自忍受了许多次的辱骂和罚扣工分。也就从这个时候起，我决定来回的路上必须长跑。挤出的那点时间，向他老人家学习着做饭。

即使在吃罢饭那点很有限的时间里，父亲又总是让自己闲不住，设法为我准备着打粮和其它方面的零用钱。记得有好多个年头的好多好多次，他都在自留地里，汗如雨下地，攥着被太阳晒蔫了的蒜秧，缓缓而又吃力地往出抽着蒜薹。那东西是唯有秧子晒蔫时候，才好囫囵囫抽出来的。又有好多个年头的好多好多次，当村鸡都叫过鸣了，可老人还一如头天晚上那样地，坐在地心铺着的蓆蓆上，借着木墩上煤油灯昏暗的光，嘴里数着数儿，二十根为一个单位地编着很好看的把儿。那时灵州城里卖蒜薹，仍是兴把儿的。

那天是逢集，当我遵嘱去拿买本子钱的时候，坐在市场烈日下的父亲，那双布满红丝的眼睛陷到了像是崖下，衣服背心也让汗湿得紧贴在背上，那双给我数着钱的老手上，满是被蒜